

故土的老房子

石默 著

华夏出版社

石默 著



故土的老房子

華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故土的老房子/石默著. —北京:华夏出版社, 2003. 3

ISBN 7-5080-2928-3

I. 故… II. 石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F270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01013 号

责任编辑: 陈希米

出版者: 华夏出版社

(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: 100028)

电话: 64663331 转)

印刷者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经销者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×1092 1/32 开

印 张: 9.125

字 数: 110 千字

版 次: 2003 年 3 月第 1 版

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18.00 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责任编辑 / 陈希米
封面设计 / 源大设计



石默

序 XU

正如爱情是一种理想，写作也是。爱情不得已限于两人的交谈，写作惟更大气——把你的困惑和疑难，盼念与梦想，快慰或感动，说给尽量多的人听；这本身就是一种理想，绝不比各类主义轻浅，或简单。

既是理想，就不会、也不该为少数专

业人士所独有。其实，专业人士倒容易看那仅仅是职业，是工作，是饭碗。人间有各式各样的工作，需要大家分头去完成，因而分头有一碗饭吃当然中情中理。石默的一碗饭，乃时下“万千恩宠于一身”的金融业，这让我对她的写作殊有敬佩。生存是第一的，但非惟一。务实的建设当然重要，务虚的理想却非次要。务实的务实，务虚的务虚——这分工或这鸿沟，正是造成普遍残缺的原因之一吧？虚实兼备才是健全，才可能通向生命之全面的意义。

石默的散文，行文运句固不似专业者的娴熟、张弛有秩，但字里行间都是真感受，真性情。设若朋友间交谈，你终于的期待是什么？专业，还是真情？故为文之要也就不言而喻。真性情，当然不同于策划与操作之下的模仿激情、制造感动，更不是只给人以快乐和明媚，以至于躲闪疑难。真性情尤其是要直视疑难。疑难，甚至常不得圆满解答，但不懈的追问却可以

开辟精神的新路。正如《故土的老房子》中那位讲授俄国文学的叔叔所说：“生活总有迷惑之时，当积极进取的方向莫辨，颓废就成了中间地带，在这个地带更多地显示了文学的美，这是一种忧伤之美，变态之美，绝望之美，那是为了寻找真善而不得的一种异化，一种优雅的革命。”这话让石默不能忘怀，更让我获益匪浅；从中恰见一个不逐时流者的优雅风范。

史铁生

2002/10/27

目 录 MU LU

1	旁观者
14	春天的倾诉
23	秋雨
37	读他的感觉像六月
56	赌博的底线
68	杜鹃鸟
75	古城歌谣
91	故土的老房子
112	关于白领
122	金鞭溪散记
130	坎
140	乞丐

147		秋天的故事
154		驼铃
169		一个文人的自白
181		关于网络的闲话
195		雨
205		一个自由诗人
225		她为谁泣
232		童年的消逝
244		天凉好个秋
263		宝葫芦的秘密
273		阑尾
285		后记

我从小是在父亲与他的棋友们不停的棋局边长大的，可我不会下棋，属于旁观者。那时看下棋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，我一直想把当时的情景写出来，动笔时却发现既不轻松也不愉快。

父亲是在红旗插遍全国的时候起义的，我十岁的时候，父亲被遣送到西北山区的一

个小县城，同去的还有八家人，都是同类。后来我在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《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》系列丛中，看到了父亲与其中好几个人撰写的抗战回忆录，热血沸腾了好长时间。那时我太小，不知道他们还打过日本人，而且还那样艰苦卓绝，在侵略者面前同样显示出中国人不可侮辱的英雄气概。我在父亲的追悼会上才知道父亲竟参加过中条山会战、山西会战、武汉会战等六次大的与日本人的战役。如果我早知道这些，会对父亲及他的同僚们给予更多的尊重，许多年来我也就不会那么自卑，总觉得自己的血统有问题，与同伴们在一起自惭形秽，努力脱胎换骨。到如今仍心有余悸，在郁郁寡欢中不能自拔。历史对父亲这类人过于的寒冷，他们在一个阶层的边缘掉入谷底，身上仅有的一些热点也被冷却，被人们淡忘。我只知道他们需要改造，他们爱下棋。

那时候，到处都准备打仗，备战备荒搞得热火朝天，把这样一些有重大战争嫌疑的

人放到远离闹市的山区，不能不承认是一个很稳妥的计策。这些人都是在解放战争后期带着部队起义的，起义就是与国民党决裂，铁了心跟共产党，也叫弃暗投明，所以当时得到了我党的极大的欢迎。然而这些人太天真、太自信，以为他们的耿耿忠心可昭日月。可是文革刚开始，他们的历史污点就暴露出来，变成了铁的把柄，被怀疑，被专政。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不幸就是对那些奉令承教的人缺少信任。但任何一个有尊严的人都会拒绝被怀疑这种待遇，然而不信任已成了大气候，充满了整个空气，接受与不接受已由不得你自己。

我们几家被安顿在城郊一个很大的院子里，这样便于集中管理、监督与隔离。这个大院似乎总是与孤独相随，没有炫目斑斓的色彩，连日出都顾影自怜般羞怯，这里只有孤烟、夕阳和冷月。这些经历了宦海风涛的人们，归隐到荒僻简陋的地方，这样的归宿在中国的官僚中并不鲜见。也只有这时候才

能从尘世的喧嚣中宁定下来，老老实实在地反省，也算是一种仕途不得意的解脱。当然，这种解脱得有一个过程，可以肯定他们的心情都比较复杂。反省的时候脑子总是不停地活动，在活动时总要在大一统的思想体系中寻找自己的位置，结果在躯体改造之余，思维得不到乐趣，只收获了无数的恐慌，从而他们更孤独。孤独使他们走向自我、走向内心、走向深沉进而走向痛苦。要想法子摆脱孤独，把仅剩下来的一些断壁残垣的思想彻底搞得无味，以求得心灵上的平静。

他们选择了下棋，棋弈既可以抵御思想这个怪物，又可化解天地之间的寂寞、孤独。闲来对弈，了此残生，棋阵便摆起来了。他们下棋完全是剩余精力的发泄，仅是为了消遣，所以大院的人们都嗜此不疲。这也正好适合大院这几个人好斗的天性，当年在战场上斗、在官场上斗，勾心斗角地与人争逐，如今虽成了与世无争的村夫野老，也可在棋盘上占几个官，消此永昼。

下棋的发起人是贾先生，他很有学问，满腹经纶，这次来的时候他装了好几箱书，到最后一本也没有带来。据权威部门鉴定，他的书全是有毒的，他只带着中毒太深的身体来，排毒就成了很现实的大问题。每天吃完早饭，他就喊道：“棋市开张了！”那声音是动了丹田之气的，雄浑高亢，号召力极强。不一会儿人们便从屋里出来，来到瓜棚豆架下，开始了棋盘的厮杀。

我最不喜欢看的是张伯伯下棋，他太有涵养，看他下棋是顶没劲的事。他以前是搞情报的，懂好几国语言，说一口南方普通话，很轻很温和，别人听不大清楚，我有时怀疑他说的是外国话。别人杀死他一大块，或是抽了他一车，他神色自若，不动火，不生气，好像与他无关，使人觉得索然寡味。

君子无争，但下棋是应当争的。这方面，李伯伯表现的就比较地道。当他面对一个严重威胁的时候，额头上总是青筋暴露，豆大的汗珠一颗颗地在前庭上陈列出来，有

时大喊一声，有时长吁短叹几下，有时自怨自艾口中念念有词，头涨红如同关公。一次与吴伯伯下棋就遇到了这一场面，开局才走了二十来步，李伯就一败涂地。其实下棋不留神输这么多没有什么奇怪，但恼人的是吴伯那趾高气扬的架子，他点起一支自制的卷烟，啜着一碗茶，静静地微笑着，微笑中露出胜利者的傲慢，那股劲儿，由不得使人想到猎人在欣赏一只自投罗网的猛兽。也许这是李伯最不能接受的，指着吴伯大嚷起来：“你能，守南京时你的能耐哪里去了？”吴伯是红旗渡江的时候起义的，我曾问过他，当时站在南京城头是什么感觉，他只说了五个字“兵败如山倒”。吴伯被指到了痛处，铁着脸争论了起来。李伯是山东人，山东人说话本来就不属于柔驯之列，而争论的时候就得更锋芒逼人，连他们自己也觉得语调太刚，我曾想跟着学几句山东话，几乎给呛住了，与山东人争论起来当然就显得更加辛苦。出面调和的是父亲，他棋艺一般，对下棋不大

上心，所以心火不盛，他做思想工作很有些特点。按理说做思想工作要从改造世界观、道德修养谈起，可父亲把这些都给免了，径直进入主题，正面教育加黑色幽默，居然也能开出一片新天地。

还有一位俞伯伯称自己是“饱食而遨游，泛若不系之舟”的人。我觉得他有很多能量，但的确没有地方发挥，只好养了几只鸡，那些鸡让他调理的个个精神饱满，天天都能下个蛋，然后欢天喜地地向他报功，惹的别人家的鸡很愤怒。他性情极慢，见对方走当头炮，不知是跳左边的马好还是跳右边的马好，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。一次遭遇了一个性急的对手，善下快棋，势如赛跑，劈劈啪啪。而俞伯伯每走一步都要考虑，而且是加慢的考虑。一步棋要殚精竭虑，半小时不能下定决心，急得对方只好拱手认输。

下棋的棋风是很有讲究的，有的人斤斤计较而因小失大，有的人不拘小节而眼观全局，有的人在短兵相接时作生死搏斗。下棋